

浪漫奇异的夜话，成人美丽的梦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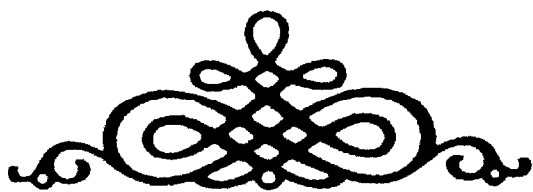
# 换头

余过 著

余  
过  
作  
品  
集

7.8

辽宁画报出版社



---

# 换 头

余过 著

辽宁画报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换头/余过著. —沈阳:辽宁画报出版社,1998.7  
(余过作品集)  
ISBN 7-80601-278-8

I. 换… II. 余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  
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21985 号

### 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皇姑区宁山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10031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字数: 80 千字 印张: 4 $\frac{1}{2}$

1998 年 9 月第 1 版

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责任编辑: 邢和明

责任校对: 文 玉

封面设计: 雪 龙

版式设计: 和 明

---

印数: 1—10 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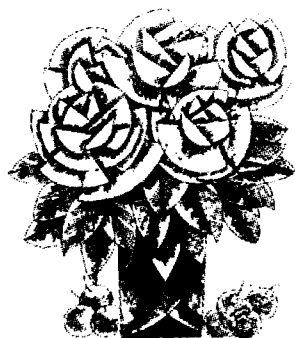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7.50 元

# 目 录

- 
- 夫 归 ..... 1
  - 换 头 ..... 15
  - 咒 歌 ..... 45
  - 小 人 ..... 67
  - 死之异变 ..... 91
-

日本人说的：

夫 归





## 丈夫是个陌生人

在东京国际机场，一个美貌的少妇，手牵一个六岁的男孩，正在等候她丈夫归来。

她虽然美貌，但眉宇间隐约带着一层忧郁。因为一个星期前，她和丈夫吵了一场架，吵得非常厉害，丈夫还提到“离婚”的字眼，令她伤心欲绝。吵完之后，丈夫就离开东京，飞到香港谈生意去了。他们中间悬着一个未解的结——到底要离婚呢，还是依旧貌合神离地相处下去？现在丈夫归来，立即就面临这个问题。她不想这样快去接触它，真希望这天不是丈夫回来的日子。

飞机已经降落了，她尽量使自己振作一下，不想使自己的表情太难看。一面摇着小宝的手：“小宝，就快看见爸爸啦。”

从飞机上下来很多人，但是并没有她丈夫的影子。一个又一个，直到最后一个搭客也走光了，就是不见他。真奇怪，难道他没有乘这一班飞机？美子不知自己是高兴还是失望，怏怏地拖了小宝的手走出机场。

忽然，有人在身后一拍她的肩膀，叫声“美子”。

她回头一看，不禁“啊”了一声。这不正是她的丈

夫吗？

“你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，我们竟看不见你。”美子问。

“就是从这架飞机下来的。”丈夫温和地笑着。

美子打量着他：一点没有旅途的疲劳，他也回望着她，非但笑容温和，而且眼上射着爱情的光芒。这会她是她的丈夫吗？她不敢相信。几乎有好几个月，丈夫没有对她笑过了，只有对着别的女人，他才会笑出来。

“小宝，来叫爸爸！”她对孩子说。但奇怪，小宝总不肯过来，两眼盯着他，露出怀疑的神态，这与他往日一见爸爸便嚷着要抱要亲的神情大不相同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美子再回头打量丈夫，相貌一点儿也没有改变，然而他身上却像有某种气息，使人觉得他是个陌生人。对了，他怎么比前高了一寸多？这是不可能的。以前美子的头发来到他的眼边，现在却只及他的耳下！

她蓦地一惊：这不是丈夫，一定是个陌生人！

丈夫正对孩子招手：“小宝，来，让爸爸抱抱。”小宝好像很勉强地向他走过去，仍然不肯向他叫爸爸。丈夫把他抱起来，在小宝脸上亲了一亲：“小宝，听话吗？有没有惹妈妈生气？”

这种关怀的语调是丈夫以前从来没有过的，她越发



肯定这是个陌生人了。心里真矛盾，不知该怎样做，应该揭穿他吗？

## 似是而非疑幻疑真

美子想：他是那么亲切而可爱，即使不是真的丈夫，也令她觉得陶醉，她宁愿把这假象维持下去。

丈夫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来挽着她的臂膀，笑说：“我们的车子开来了没有？”

“开来了。”美子答。一面觉得诧异：如果他是陌生人，怎知家里有一部车子？

他们融洽地走向停车场，美子故意走得慢些，看丈夫认不认得自己的车子。

他似乎在辨认，走了几步，停一停，又走几步，终于在一辆鲜黄色的丰田牌轿车前停下来，他找对了。但真奇怪，既然是自己的车子，为什么还要费功夫辨认呢？美子满腹狐疑，恰巧丈夫说：“你来驾车吧。”

她便答：“不，我很疲倦，你驾车好了。”她是存心考验一下这个人！到底是她的丈夫，还是一个陌生男子？

“好。”他并不推辞，把手上孩子交给她，便坐在驾驶座上，美子和小宝坐在他旁边。

车子开了，他开得很慢，但谨慎，自己解释说：“去了香港一个星期，连东京的路也不大认得了。”

美子附和地笑了笑，心里想：“我看你开到哪里去？”

他开错了两个路口，多走了很多冤枉路，满额是汗，但最后还是找到了家，把车子停在门口。

这一来令美子越发糊涂了：说他不是丈夫嘛，他的相貌一模一样，而且认得出自己的车子、自己的住宅。说他是嘛，他的身体不会那么高，什么都可以装，身体是不能装的。而且他的性情和谈吐，都与往日的丈夫不同。

最令美子感到惊惧的是：孩子对他一点都不亲热，儿童是敏感的，如果这人真是爸爸，他怎会那么冷漠？

## 假丈夫要和她同房

美子想：这人也许是个骗子，他查清楚她家的底细，趁丈夫不在的时候，到来胡混。

她自己警惕着：且莫说破他，看他怎么办。

他很熟悉地进了门口，就在这时，小狗阿花汪汪地跑出来，向他狂吠。他似乎吃了一惊，美子连忙制止住小狗：“你连男主人都不认识了？”阿花虽然不吠了，但

仍带着敌意地望着他。丈夫又解嘲说：“瞧，出门几天，连小狗也生疏了。”

美子忽然想到一件事，问：“你的皮箱呢？为什么不见带回来？”

“别提了，”丈夫又说：“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样遗失的。幸亏里面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，只是一些替换衣服，失去也就算了。”

美子随便地附和一声，寻思：皮箱也会不见的，这破绽越来越大啦。

晚上，夫妻二人和小宝一同吃饭，丈夫殷勤地挟了一箸菜给她，美子抬头一望，他关切地对她笑笑。不知怎地，一阵感触涌了上来，美子几乎掉下眼泪。真正的丈夫对她粗暴而又无礼，反而这假丈夫对她殷勤备至，教她怎不触景伤情！

女人的心事是很难了解的，在这一刹那间，她忽然改变了主意：好吧，就算他是个假丈夫吧，我又何必认真。一生中，我没有享受过婚姻的幸福，就让这假丈夫给我一天或是片刻的温馨也是好的。我多么希望这个人就是我的丈夫，那个真丈夫永远不要回来！

有了这个主意，她对这“陌生人”的态度也就改变了，她变得亲热柔顺，不再用防范的目光去看他。当小宝睡后，他们同坐在客厅中，谈着往事。对于美子的一

切，他极有兴趣地倾听着，好像从没有听过，而提到他的一切，他只是笑笑，淡然置之。

夜深了，他伸出手来说：“我们去睡吧。”

美子心里怦怦地乱跳：“我应该跟他同房吗？”

### 闺房之乐令她忘情

他的目光温柔而热烈。奇怪，一与它接触，美子就消失了一切顾虑，她柔顺地随他上了二楼的卧室。

他为她宽衣，吻她、爱抚她，令美子感到无比地舒适。结婚许多年来，她没有尝过性的欢乐。但今晚上，他令她全身松弛地享受，令她激荡，令她狂放。她忍不住抱着他，轻轻地叫起来。

唉，太快乐了，现在她已决定：这个人就是假的丈夫，她也跟定了他。她要帮着他掩饰，不要让邻居或朋友发现他是一个顶替品。

第二天早晨，美子还那么亲热地偎在他怀中，一阵闹钟声把她惊醒，她记得小宝要上学，而且丈夫平日也在这时候上班的。

她将他推了一推：“起来，你要上班啦。”

“唔——”他只是伸了一个懒腰：“我不想上班。”将



美子感到无比地舒适



美子一把拉进怀里，口边喃喃地说：“有一个这样可爱的妻子，以前不知珍惜，真是瞎了眼睛！”

美子娇嗔说：“不要缠住我，你不要上班，小宝也要上学了。”说着，她将他推开，去照顾小宝上学去。

丈夫——她现在真的把他当丈夫了——还没起床，她想趁这时间去买点好的小菜，回来烧给他吃。在菜市中，她不时泛上一种甜蜜的感觉，好像新婚之时。或许说得更贴切一点，她第一次感到做妻子的幸福，和服侍丈夫的骄傲。

一面，她又担心，那真的丈夫会在这两天回来吗？倘若他回来，多煞风景！唉，她真希望他永远不要回来。

快乐的时光是易逝的。她和这“假丈夫”的相处，不知不觉已过了三天。这三天中，他们真过得如胶似漆，好像蜜月中的情侣。

美子的脸上现出了红艳艳的光采，她发挥了少妇特有的动人的风韵。她太快乐了，在快乐中不觉又怀疑，那真的夫婿为什么还没有回来？

## 接到一个惊人消息

为了肯定一下，丈夫为什么还未回来，美子决定到

他的公司去打听一下。

那是一家很大的贸易公司，丈夫是这里的人口部经理，地位不小。他是总裁眼前的红人。

在总裁室里，她受到礼貌的款待。总裁很忧伤地对她说：“冈田太太，我们刚收到一个不幸的消息，冈田先生在香港……因酒后驾车失事……丧生了，他和两个同事一同去世，汽车翻落在深坑中，香港警方初时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份，所以迟了数天通知我们……”

美子的脑子轰然一声，这好像有点意外，又好像在意料之中。她所能迸出的一句话是：“发生意外是哪一天？”

总裁回答了，就是那天她去接机的早晨发生的。

她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急忙冲出了总裁室，飞也似地驾车回家。她担心，倘若迟了，也许永远见不到他。

车子将近家的时候，她向小楼望去，一个人在倚窗外望，不正是她的丈夫吗？

她停好了车，匆匆上楼，丈夫还是那么容光焕发，露出温和的笑容，张开双臂欢迎她。

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但是当她们定一定神后，却又不能不相信，面前确是一个男人，健康而又真实地站在那里。她略一迟疑，投进了他的怀抱，用手去感觉他那结实的肌肉，的确，这一切都是实在的，并不是一



种幻想。

“你好像有些心神不定？”丈夫微笑地问。

美子实在忍不住了，她抬起头，两眼凝视着他：“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我的丈夫？”

“为什么不是？”他反问。

“他在香港不是因为汽车失事而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丈夫的神色忽然大异：“你说得不错……不错。怎么我毫不知道？”

他的容光逐渐黯淡，在美子惊骇欲绝的叫声中，他忽然逐渐缩小，只剩下双拖鞋。